



群众演唱材料

新局长来到之前

何求作

中央群众艺术馆
中国戏剧家协会 推荐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羣众演唱材料

(独幕話劇)

新局長來到之前

何求作

中央羣众艺术館
中国戏剧家协会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用喜劇的筆調辛辣地諷刺了一位逢迎拍馬、不老老实实工作的
机关总务科長。

234/71

(独幕話劇)

新局長來到之前

何求作

*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(北京香河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管理委員會可

寶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華

印

总号(文)0168 开本787×109

印张 1 5/16 字数23,

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6年11月第二

印数: 30,001—50,000

统一书号: T10023·148

定价: (5)一角三分

編者的話

这一套“群众演唱（演奏）材料”是由中央群众艺术館会同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曲艺研究会、歌曲編輯部以及其他有关單位联合編定向讀者推荐的。

这些材料，大部是近兩年来，中央和地方涌現出来的优秀的作品。包括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曲艺等。其中有群众喜聞樂見的民間傳統节目，有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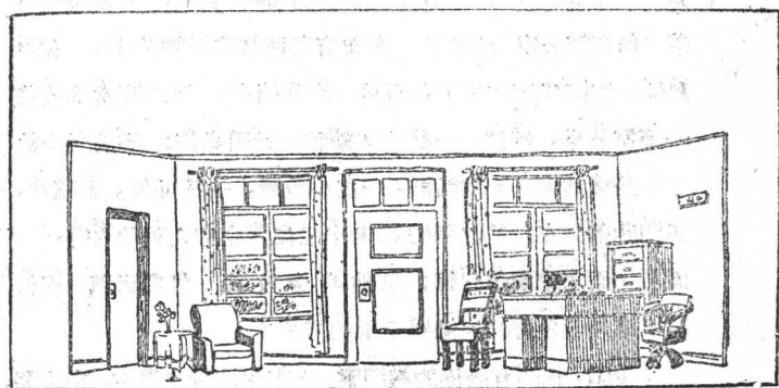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材料，在編选时曾注意到題材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，并尽量选择質量較高、簡短易学的作品。为了便利業余艺术团体的排練，大部分作品附有專業艺术工作者撰寫的作品分析、导演提示、演唱或演奏說明，以及美术設計等輔导材料。

几年来，全国各地在發掘、整理民間艺术和組織群众創作上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涌現出不少优秀的作品。但，我們掌握的材料还有限，未能全部編选。且因各地情況不同，各業余艺术团体的条件不同，已編选出来的作品，未必能处处适合，篇篇可用。我們只希望这部分材料能起到一定的交流作用和协助挑选的作用；同时希望各地文化艺术部門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需要就地取材，补充一些适合当地需要的节目，一并推荐下去，使群众艺术活动的上演节目更加丰富多采。

編 著

新局長來到之前

布景設計圖



設計者：华丽群

BCH 09/67

時間 一個春末的早晨。

地點 ××局的局長辦公室。

人物 老李——總務科的工友，五十歲。

劉善其——總務科長，四十餘歲。

戴威——庶務員，三十餘歲。

朱玲——建設科女同志，二十餘歲。

鍾同志——××局工作同志，三四十歲。

張允通——××局局長，五十歲左右。

佈景 正中是通走廊的門，門上一塊磨砂玻璃上，用黑漆反寫着“局長辦公室”五個字，左面有門通總務科辦公室。（總務科辦公室也有門通走廊）右面是一列玻璃窗。室內適當地放着一張辦公桌，轉椅，一隻公文櫃和一套圓桌椅；辦公桌上放了一些文具和一架電話機，一隻小座鐘，一隻叫鈴。幕開時，正門關着，左門是打開的。老李坐在圓桌旁入神地看書，一面看一面用筆劃着記號；在他身旁放着一隻畚箕和一把笤帚。窗外天色昏暗，像要下雨的樣子。

少頃，正門有急促的敲門聲，老李趕忙放下書本，走去開門。劉善其夾着一隻臃腫的公事皮包，匆匆地走進來，把皮包往桌上一扔，急忙探身向左門內望一下，回過頭來問老李——

劉善其：人呢？

老 李：（不懂）誰？

劉善其：（用頭向左門一擺）他們呢？戴庶務還沒來？

老 李：（望一下座鐘）劉科長，離辦公時間，還有一個鐘頭呢！

劉善其：辦公時間！辦公時間！你們都是僱傭觀點！新局長下午就到，多少事情要辦，你們還等辦公時間——（拿起桌上的書看了一眼）誰的？

老 李：我的。

劉善其：哦？你也學總路線啦？

老 李：是的。

劉善其：（把書往桌上一扔）你們當工友的，只要把辦公室打掃乾淨，不耽誤茶水，那就是符合總路線的要求。（指畚箕）你瞧，畚箕笤帚亂扔，這就不符合總路線。還不趕快拿走？

〔老李默默地拿了畚箕笤帚欲下。〕

劉善其：回來。

〔老李停住。〕

劉善其：局長辦公室打掃乾淨了。

老 李：打掃了。

劉善其：窗簾呢？

老 李：收回來了。

劉善其：都掛上啦？

老 李：掛上了。

劉善其：回頭我去看一看，走吧！

〔老李拿了畚箕笤帚，從左門下。〕

劉善其：（坐下來用手絹擦一把汗，搖電話）喂！ 建新木器行嗎？ 找你們老闆……（暴躁）你別管是誰，叫他來聽電話。（使勁打桌上的叫鈴。不見有人來，轉頭向左門）老李！ 老李！

〔老李忙上。〕

劉善其：把戴庶務找來。

老 李：好。（走到左門口）

劉善其：回來！

〔老李停住。〕

劉善其：（電話裏有人招呼，趕忙對話筒）喂！ 我是劉科長。（對老李一擺頭）去吧！

〔老李從左門下。〕

劉善其：喂！ 昨天買的一套沙發，為什麼還不送來？……什麼？ 不！ 不行！ 九點鐘以前一定送到……九點以前，晚一分鐘也不行。（把話筒放下，又重新搖另一電話）喂！ 什麼地方……哦！ 是老盧呀？ 喂！ 昨天替我們局長買的那張鋼絲鐵床，你趕快給我送來！

〔左門外有爭吵聲，劉善其聽不清電話，急用手摑住話筒，向左門大喊。〕

劉善其：喂！ 喂！ 誰在吵？ 誰在吵呀？

〔戴威伸出頭來。〕

戴 威：（尷尬地）科長，是我——

劉善其：吵什麼？看見我在聽電話嗎？

戴威：建設科的朱同志……

劉善其：知道，叫她等一等。

戴威：是。（頭縮回去）

劉善其：（對話筒）喂！喂——喂！喂！（沒人接）媽的！（使勁把話筒擋上）

〔左門仍有爭吵聲，劉善其用力打鈴。戴威從左門上。〕

劉善其：吵什麼啦？

戴威：他們建設科……

〔朱玲跟着上。〕

朱玲：劉科長，你看看天氣，今兒準下大雨，我們的三百包水泥，再不能露天擋着了。

劉善其：（和顏悅色）朱同志，你們的水泥，不是用油布蓋上了嗎？

朱玲：那有什麼用。前天一場雨，就打濕了七八袋……

劉善其：房子不够用啊，你說，叫我有什麼辦法！

朱玲：房子不够用也得想辦法。水泥是國家的財物，不能眼看它受到損失。

劉善其：學習了總路線，誰還不懂這個道理？可是沒有房子，也是困難哪。

朱玲：有困難，就想辦法克服！

劉善其：（無可奈何的樣子）唉！克服！克服！一定克服！（看看錶）待一會上辦公，我再找他們商量商量。

朱 玲：你倒是遵守作息時間！

劉善其：這是符合總路線的。總路線只要求增產，沒要求加班。

朱 玲：雨可不按你規定的時間下，要是水泥受到損失，你們總務科要負責任。

劉善其：行行行！負完全責任。（看錶）朱同志，請你幫幫忙，給我半個鐘頭的時間，一定替你們解決。

朱 玲：好！過半個鐘頭我再來。

〔朱玲從左門下。〕

劉善其：哼！他們建設科問題就是多，也不想想別人的困難。

戴 威：可不！昨天就來了五趟，橫說豎說都不行；她只看到自己的三百包水泥，就看不到別人的困難。

劉善其：待會再來，你就告訴她暫時沒有什麼辦法，不過，千萬別讓她再來找我。

戴 威：她剛才提出要收回底下那間屋子。

劉善其：見鬼！那是我特地騰出來給新局長用的，她沒看見已經粉刷過了？

戴 威：我說了，可是她說這是浪費，她說已經有了局長辦公室，為什麼又要花錢重新佈置一間？

劉善其：你告訴她，這一間太小，不合用。再說總務科事多工作繁，沒有一間辦公室那還行！

戴 威：她說我們爲了搞一間科長辦公室，搞得水泥都沒地

方擱。

劉善其：意見！意見！永遠聽不完的意見！（指正門玻璃上的字）
為什麼還不改掉？

戴威：改，馬上就改。這很便當，把“局”字改成個“科”字就行。

劉善其：不，上面加上“總務科”三個字。

戴威：好吧。

〔老李拿了一塊寫着“局長辦公室”的木牌，從左門上。〕

老李：劉科長，木牌漆好了。

劉善其：（接過來端詳一下）唔！倣宋體。不錯！不錯！（遞給戴威）快把它掛上。

戴威：（接過來）好吧。（向老李）老李，你用洋刀把那個“局”字刮掉，回頭我派人來寫。

老李：是！

〔戴威和劉善其從左門下。〕

老李：（自言自語）科長可真有勁，掛個木牌也親自出馬。

〔一面說，一面找了把洋刀，去刮玻璃上的字。〕

〔少頃，鍾同志從左門上。〕

鍾同志：老李，你們科長呢？

老李：下去了。

鍾同志：請你去找找他。

老李：鍾同志，還沒上辦公呢，你找他有什麼事？

鍾同志：我們宿舍的屋頂漏了，總務科到底修不修？

老 李：修！修！一定會修。可是，鍾同志，我們科長……

鍾同志：你們科長就會拖。什麼經費呀！制度呀！一張口，總是這一套。他回來請你告訴他，我們自己把修房子的人找來了，一會兒他就上來，請總務科跟他接頭，談談價；要是你們科長不肯批，這筆賬由我們住房子的分攤就是了。

老 李：他是怎樣個人？姓什麼的？

鍾同志：他姓張，個兒高高的，是祥泰建築公司的老闆。

老 李：行！等他來了我就帶他見科長去。

鍾同志：好！謝謝你！

〔鍾同志從正門下。〕

老 李：（搖頭）唉！有什麼用！換了個局長，總務科就忙得
暎頭轉向，哪兒有功夫照顧這些呀！（拿起洋刀仍去刮字）

〔少頃，正門外有人敲門，老李停下手來，把門打開，張允通上。〕

張允通：請問這裏是局長辦公室嗎？

老 李：嗯？（看看玻璃上的字）哦！是的是的！可是現在是總
務科科長辦公室了。

張允通：你們科長呢？

老 李：（端詳他一下）怎麼，你要見他？

張允通：是的。

老 李：您貴姓？

張允通：我姓張。

老 李：哦！是張老闆！

張允通：（不懂）張老闆？

老 李：是呀！剛才鍾同志已經來過了。（好心地）不行呀，張老闆，你快別去碰釘子了！新局長下午就來接事，我們科長正在佈置局長辦公室，可真忙不過來，哪兒有功夫管得了修房子。

張允通：（越發不懂）修房子？

老 李：可不！本來宿舍的房子是舊了點，加上前個禮拜颳了一陣風，瓦片打壞了不少，現在一下雨，屋裏就成了個泥塘。可是有什麼辦法！局長辦公室要粉刷，要配窗帶換地板，要買沙發買鋼絲床，一下子就支出了四百多塊，這個月哪兒還有錢修房子呢！

張允通：既然漏得很厲害，不修怎麼行？

老 李：誰說不是！最近雨水又多，一下雨大家就丟下工作，回去接漏；要是在晚上，那就更甭想睡覺。就為這倒事兒，總務科前天跟他們差點兒打起來，可是，我們科長是最遵守制度的，對財政支出掌握得很緊，只好讓同志們委曲一下，等下個月再說唄！

張允通：宿舍在什麼地方，你帶我去看一看。

老 李：不用帶，你一下樓，向右一拐就看得見。對了，張老闆，你去看看，先估個價錢也好，反正下個月修理，這筆生意還是找你就是了。

張允通：哦！（微笑點頭）好！謝謝你！

〔張允通從正門下。〕

〔窗外天色更昏暗，隱隱有幾聲雷響。〕

老 李：（望了望窗外）唉！又逃不了一場大雨，趁早關窗吧，別又打濕了地板。（把窗門都關上，然後拿起洋刀，仍然去刮玻璃上的字）

〔朱玲和劉善其爭論着從左門上。〕

劉善其：行了行了，我的朱同志！你答應給我半個鐘頭，可是一轉身又來找麻煩，要是別人都像你這樣，我還做不做工作。

朱 玲：奇怪！這怎能說是找麻煩？我是來跟你談公事。

劉善其：好！公事就公辦！朱同志，現在離辦公時間還早呢！

朱 玲：可是你聽見打雷了沒有？你看見天上的黑雲彩了沒有？

劉善其：看見了！看見了！可是，你沒看見我們給你們油布了嗎？

朱 玲：看見了，油布太舊，要過水。

劉善其：（爲難地）那你成天跟我吵，到底打算怎麼辦？

朱 玲：我們要底下那間屋子。

劉善其：哪間屋子？

朱 玲：就是原來放水泥的那一間。

劉善其：我的老兄，現在那是局長辦公室，你要局長辦公室來堆水泥？

朱 玲：你既然騰不出別的地方，就把半間屋子讓給我們好了。

劉善其：讓半間給你們？

朱 玲：是呀！三百包水泥，半間屋子也許够了。

劉善其：哈！說得多輕鬆！你們的水泥佔半間屋子，剩下的半間，給局長做辦公室！

朱 玲：可是我們的水泥重要，你就不該替我們解決困難？

劉善其：建設科的水泥重要，還是局長辦公室重要？局長下午就到了，辦公室搞得亂七八糟，那還像話！

〔又隱隱的兩聲雷響。〕

朱 玲：（着急）你聽，又打雷了，馬上就要下雨了，那怎麼辦呢？

劉善其：（慢條斯理地）同志，你學習過總路線沒有，一切都在大力節約的時候，能給你們騰出幾塊油布，已經是不容易的了。

朱 玲：可是，水泥，難道就……！

〔一陣較大的雷聲。〕

朱 玲：你看，雨就要下了！

〔張允通從正門上。〕

張允通：（對老李）同志，你們科長呢？我一定要見見他。

老 李：（爲難）張老闆，你——你先別……

劉善其：（不悅）又是什麼事？

老 李：哦！哦！張老闆，這就是我們的劉科長。

劉善其：（對老李）他是誰？

老 李：他，他是修屋頂的張老闆，鍾同志找來的。

張允通：不！不！我是……

劉善其：（打斷他的話）誰要修屋頂？

老李：就是職員宿舍的屋頂，雨漏得頂厲害。

張允通：這是實在的，我去檢查過。

劉善其：哼！漏幾滴雨，就鬧得天翻地覆。辦事情，要有計劃；按制度。誰要修房子，誰就去找人，那還要我這個總務科長幹嗎？

張允通：就算他們不按制度，可是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呢？

劉善其：我告訴你：誰找你修房子，你就跟誰接頭去。（看錶，對老李）喂！還有半點鐘才上班，我要休息一下，誰也不許來打擾我。（夾起皮包，欲下）

〔朱玲急忙攔住他。〕

朱玲：不行！我們三百包水泥，不能再淋雨了。

劉善其：那你要怎樣？

朱玲：我要下面的屋子使使。劉科長，新局長不是下午才到嗎！你就通融一下，讓我們先把水泥搬進去，等躲過這一陣大雨，再給你讓出來。

劉善其：呀！我的好同志，你沒看見那屋子剛粉刷過；地板也才打了蠟嗎？給你一擗水泥，還打掃得乾淨？

朱玲：你的理由很多，我說不過你！劉科長，我現在就找人搬水泥去，要是把辦公室弄髒了，新局長不樂意，一切由我負責。（向左門走去）

劉善其：（得意地）朱同志！門給鎖上啦！（在口袋摸出鑰匙，得

意地拋弄了一下，然後遞給老李）喂！鑰匙你負責保管，待會沙發送來，就讓他們搬進去。（轉身欲下，但是走了兩步，又停下來，對老李）沒有我的命令，誰也不准開門。（掃了大家一眼，從正門下）

朱 玲：（氣極）你看！他！他！他的腦袋是怎麼長的？（氣得說不出話，只得坐下來喘氣）

老 李：（同情地）唉！他的腦袋，怕也是水泥造的吧！

張允通：（對朱玲）同志，你說的水泥，就是樓下堆着的那些？

朱 玲：可不是！一下雨就完蛋，給我們兩條破油布抵什麼事！

張允通：為什麼要露天擱着？

朱 玲：本來是堆在下面的空屋子裏的，可是一換局長，總務科就讓我們搬出來，要把那間屋子裝修一下，做局長辦公室，當時他答應馬上給我們想辦法，誰曉得他的辦法，就是兩條破油布。

張允通：這一間辦公室不是頂好的嗎？為什麼要換一間呢？

朱 玲：這一間太小啦！局長嘛，不擺擺闊還行！

張允通：擺闊？你以為真是這樣？

朱 玲：除了這個還有什麼理由？

張允通：那簡直是豈有此理！

朱 玲：什麼豈有此理？我說簡直是混蛋。你說，為了自己的辦公室要闊氣，連國家的財物都不管不顧，這樣的局